嶺南摭怪列傳

旨

正和十八年歲在丁丑仲冬穀日

大越帝王世次。

鴻厖氏紀、起自壬戌至己卯、凡二千六百二十二年。

涇陽王、神農五世孫、帝宜之子、帝來之女、娶洞庭之女。

貉龍君、涇陽之子、娶甌貉氏女、生百男、百粤之嗣始此。

雄王、貉龍君之子、凡十八世皆号雄王。

後王、

蜀王紀、起自甲辰至癸巳、凡五十年。

安陽王、都于螺城。

趙氏紀、起自甲午至庚午、凡九十七年。

武帝在位七十一年 都于番禺
文王在位十二年

明王在位十一年
哀王在位一年

術陽王在位一年

屬西漢紀 起自辛未至己亥凡一百四十九年

徵女王紀 起自庚子至壬寅凡三年

徵王在位三年

屬東漢紀 起自癸卯至丙寅凡一百四十四年

士王紀 起自丁卯至丙午凡四十年

士王在位四十年

屬吳晉宋齊梁紀 起自丁未至庚申凡三百十四年 附趙嫗

前李紀 起自辛酉至丁卯凡七年

前李南帝 在位七年 建元天德

趙越王紀 起自戊辰至庚寅凡二十三年

越王在位二十三年、
後李紀起自辛卯至壬戌凡三十二年
後李南帝在位三十二年
屬隋唐紀起自癸亥至丙寅、凡三十四年、
南北分爭紀起自丁卯至戊戌凡三十二年
曲節度、父子共十四年、都于羅城。

附桃郎王、
附黑帝都君、
楊正公、在位八年。

吳氏紀、起自己亥至丁卯凡二十八年。
前吳王、在位六年。
後吳王、在位十五年。
吳使君、凡二年。
本紀以下、
丁紀、起自戊辰至庚辰、凡十三年。

楊王哥、篡位六年。
附天策王、
附各使君。
先皇、在位十年、紀元者一、曰太平。

廢帝、在位一年、仍太平年號。

黎紀 起自辛巳至己酉、凡二十九年。

大行皇帝、在位二十四年、紀元者三、天福八興統四應天十二。

中宗皇帝、在位一年 仍應天號、

卧朝皇帝、在位四年、景瑞

李紀 起自丁卯至戊戌、凡二百十六年。

太祖皇帝、在位十八年、順天。

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紀元者六。

聖宗皇帝、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五。

仁宗皇帝、在位五十六年、改元者八。

神宗皇帝、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

英宗皇帝、在位三十七年、改元者四。

高宗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四。

惠宗皇帝、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二。

昭皇、在位一年、仍前号、後禪位于陳。

陳紀、起丙戌至己卯、凡一百四十七年。

太宗皇帝、在位三十二年、改元凡三。

聖宗皇帝、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凡二。

仁宗皇帝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二

英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紀元興隆

明宗皇帝在位十五年紀元凡二

憲宗皇帝在位十二年紀元開祐

裕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改元者二

藝宗皇帝在位三年紀元紹慶附楊日禮

睿宗皇帝在位四年紀元隆慶

廢帝在位十二年紀元昌符

順宗皇帝在位九年、紀元光泰

少帝在位二年紀元建新

附胡季犛一年、都永福西街市

胡漢蒼六年、改元凡二

後陳紀起丁亥至癸巳、凡七年

簡定帝在位二年、興慶

重光帝在位五年

屬明紀自甲午年至丁酉、凡四年

黎紀

太祖高皇帝起兵十年、在位六年、通計十六年、紀元順天

太宗文皇帝在位九年、改元凡三

仁宗宣皇帝在位十七年、改元凡二

聖宗淳皇帝在位三十八年、改元五凡二、復位二十五年

睿宗憲皇帝、在位七年、紀元景統、

肅宗欽皇帝、在位一年、紀元泰貞、

高穆帝、在位五年、紀元端慶、

襄翼帝、在位七年、改元洪順、

陀陽王、在位六年、改元光紹、

恭皇、在位五年、紀元統元、

附莫登庸、明德三年、

莫登瀛、大歴三年、

莊宗裕皇帝、在位十六年、改元元和、

附莫登瀛、大歴八年、

莫福海、廣和六年、莫福源、廣二年、

世祖明康太王、

中宗武皇帝、在位七年、改元順平、

附莫福源、六年、

英宗俊皇帝、在位十六年、改元凡三、

附莫福源、五年、茂洽、六年、

世宗毅皇帝、在位二十七年、改元凡二、

寔頼成祖哲王中興、

附莫茂洽、二十年、

敬宗惠皇帝、在位十九年、紀元者二、

神宗淵皇帝上寔頼、在位二十五年、傳太子、

神宗淵皇帝下、復位十七年、紀元者三、

文祖誼王、眞宗順皇帝、在位七年、紀元者二、

六 玄宗穆皇帝寔頼、在位九年、紀元景治、

弘祖陽王、

禧宗章皇帝頼寔、在位二[illegible]年紀元正和、

裕宗和皇帝寔頼、在位二十六年紀元者二、

昏德公、在位四年紀元永慶、被廢、

章順王

今上皇帝、純宗之子、改元景興。

嘉宗美皇帝、在位十年紀元者三、

威德定王、

禧祖仁王

純宗簡皇帝寔頼、在位四年紀元龍德、

懿宗徽皇帝在位六年紀元永祐

先聖明王

今王上靖都王、

奉我

大越自鴻厖氏起壬戌、歷代帝王傳授至

黎朝景興丁亥、通計得四千六百七十六年。

嶺南摭怪列傳序。

桂海雖在嶺南、然山川之奇、土地之靈、人之英豪、事之神奇、

容或有之。自春秋戰國以前去古未遠南俗猶尚簡易未有國史以紀其事故其事率多遺忘其幸存而不泯者特民間之口傳耳。迨兩漢三國東西晉隋唐宋元明始有史傳以載其事如嶺南志交州廣記交趾略志等書歷歷可考。然我越乃古要荒之地故記載又略之也然其國始於雄王為文明之漸濫觴於趙吳丁黎李陳迄今則尾閭矣故國史之載特加詳焉斯傳之作其傳中之史狀不知始於何時成於何人姓氏而不見錄蓋其草創於李陳之鴻生碩儒而潤色於今日好古博雅之君子者矣愚請究始末逐一陳之而推明作傳者之意於鴻龐氏傳是詳矣。

皇越開創之由夜叉王傳蓋略敘占城兆萌之漸白雉有傳志越裳氏也金龜有傳史之女陽王也南國聘禮所重莫如檳榔表而出之則夫婦之

義兄弟之睦於是乎彰矣。南越夏時所貴莫如西瓜褐面言
之則恃有已物不顧主恩於是著矣。蒸餅傳者嘉孝養也
烏雷傳者戒淫行也董天王之破殷賊李翁仲之威匈奴
南國有人可知也。褚童子之邂逅仙容崔偉之遭逢仙耦爲
善陰隲可見矣。道行孔路等傳奬其能復父讐而神僧之輩
烏可泯也。魚精狐精等傳亦其能除妖怪而龍君之德不可忘
也。二徵忠義死爲神明旌而表之孰云不可。傘圓神靈能排水
族彰而顯之誰曰不然。與夫南詔爲趙武之後而國亡能爲復
讐蠻娘爲木佚之母而歲旱能作霖雨。蘇瀝爲龍肚之神猖狂
爲栢檀之神一則立祠以祭而民受其福一則用樂以除而民免
其禍則事雖異而不至於誕文雖神而不至於妖雖涉於
荒唐而蹤跡亦有可據豈非勸善懲惡去偽就眞以激

勸風俗而已。其視晉人搜神序、唐人幽懷(怪)錄、同一致也。嗚呼、嶺南列傳之作、豈特刻之石、編之簡、而貴于口碑、欸童之黃、叟之白、率皆稱道而愛慕之、懲艾之、則其有係於綱常、關於風化、夫豈小補哉。

洪德壬子仲春、愚始抄得舊傳、披而悅(閱)之、不能無魯魚陰陶之舛、於是忘其固陋、校而正之、釐爲二卷、目爲嶺南摭怪列傳藏于家、以便觀覽。若夫考証之、潤色之、詳其事、備其文、志其詞、精其旨、後來好古君子、豈無其人歟、於是爲之序。

洪德二十三年春中和節。

嶺南摭恠列傳目錄

卷之一

鴻厖氏傳。頁十二　魚精傳。頁十六　狐精傳。頁十八　木精傳頁廿五

董天王傳。頁十九　檳榔傳。頁廿七　夜澤傳。頁廿三　蒸餅傳頁廿九

西瓜傳。頁三十　白雉傳。頁三十一

卷之二、

李翁仲傳。頁一
越井傳。頁二
金龜傳。頁七
二徵夫人傳。三
螢娘傳。頁十四
南詔傳。頁十六
蘇歷江傳。十九
傘圓傳。一
龍眼如月二神傳。頁二十五
徐道行阮明空傳。頁廿七
楊孔路阮覺海傳。頁三十三
何烏雷傳。頁三十五

嶺南摭恠列傳卷之一。

石室陳世法式之編輯。

賜戊戌科進士前茂林郎京北道監察御史洪川澤鳩武瓊

晏溫校正。

寧山喬富禮好刪定。

鴻厖氏傳。

炎帝神農氏三世孫帝明生帝宜南巡狩至五嶺得婺仙之女納而歸生祿續容貌端正聰敏夙成帝明奇之使嗣位祿續固辭讓其兄乃立宜為嗣以治此（北）地封祿續為涇陽王以治南方號為赤鬼國涇陽王能行水府娶洞庭君龍王女生崇纜號為貉龍君代治其國涇陽王不知所之貉龍君教民耕稼農桑始有君臣尊卑之等父子夫婦之倫

或時歸水府而百姓晏然無事不知所然者民有事則揚聲呼龍君曰逋乎何在（越俗呼父曰逋）不能来以活我輩龍君即来其靈顯感應人莫能測帝宜傳子帝来以北方天下無事命其臣蚩尤代守國事而南巡赤鬼國時龍君已歸水府國內無主帝来乃留其愛女嫗姬與眾侍婢居行在周行天下徧覽形勝見奇花異卉珍禽異獸犀象玳瑁

金銀瑕桂石亂沉檀山殽海物無物不有又四時氣候不寒不熱帝來乃愛慕之樂而忘返南方之民苦北方煩擾不得安恬如初乃相卒呼龍君曰逋乎何在使北方侵擾方民龍君倏然而來見嫗姬容貌奇偉龍君悅之乃化作好皃郎丰資秀麗左右前後侍從者衆行歌鼓吹虛建宮中嫗姬悅從龍君藏於龍岱巖帝來還行在不見嫗姬命群臣徧尋天下龍君有神通變現萬端妖精鬼魅龍蛇虎象尋者畏懼不敢搜索帝來乃還再傳至帝榆罔蚩尤作亂有熊國君軒轅卒諸侯兵戰不克蚩尤獸形人語勇猛有力或教軒轅以獸皮鼓爲令戰之蚩尤乃驚敗于涿鹿帝榆罔侵陵諸侯與軒轅戰于阪泉三戰而敗降封于洛邑而死神農氏遂亡龍君與嫗姬居期年而生一胞

以為不祥、棄諸原野、過六七日、胞中開出百卵、一卵生一男、乃取歸而養之、不勞乳哺、各自長成、秀麗奇異、智勇俱全、人人畏服、謂其非常之兆。龍君久居水國、兄弟母子獨居、思歸北國、行至境上、黃帝聞之懼、遣兵禦塞外、母子不得歸、回南國、呼龍君曰、逋乎何在、使吾母子寡居、日夜悲傷、龍君忽來、遇于襄野、嫗姬曰、妾本北國人、與君相處、生百男、棄妾而去、不同鞠育、使無夫無婦之人、徒自傷耳、龍君曰、我是龍種、水族之長、你是仙種、地上之人、雖陰陽之氣合而有子、然水火相尅、種類不同、難以久居、今相分別、吾將五十男歸水府、分治各處、五十男從汝居地上、分國而治、登山入水、有事相聞、無有相廢、百男聽從、然後辭去。嫗姬與五十男居峯州、今白鶴縣是也 自相推服、尊其雄長者為主、號曰雄王、國號曰文郎

十五

國東夾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至狐（胡孫）精國（今占城是也）分國十
為十五部（一作郡）曰越裳曰交趾曰朱鳶曰武寧曰福祿曰寧海曰
陽泉曰陸海曰懷驩曰九真曰日南曰真定曰文郎曰桂林曰
象郡等部分群弟治之置其次為將相相曰貉侯將曰貉將
王子曰官郎女曰媚娘百司曰蒲正臣僕女隸曰稍祢（一作奴婢）徑
曰魂世世以父子傳曰輔導世世相傳號為雄王而不易時

林麓之民漁於水者往往為蛟龍所害言於王王曰山蠻之
種與水族寔殊彼好同惡異故相侵害令人以墨刺其
身為龍君之形水怪之狀自是民免蛟傷之災而百越文身
之俗蓋始於此國初民用未足以木皮為衣（一作紙）織菅草為
席以米汁為酒以桄榔欅櫚為廄（一作歃）禽獸魚鼈為鰔薑根
為鹽刀耕火種地多糯米以竹筒炊之架木為屋以避虎狼

之害剪短其髮以便山川之入子之生也以蕉葉臥之人之死也以擣舂杵之令鄰人聞而來救未有擲椰男女嫁娶以卦封為先然後殺牛羊以成禮以糯飯入房中相食悉然後交通蓋百男乃百越之始祀也。

魚精傳。

東海有魚蛇之精一作有魚精長五十丈餘多足似蜈蚣形變化萬端靈異莫測行則動如雨能食人人畏之。上古時有魚貌形似人形遊於東海岸化成人通言語漸漸生長男女產眾多頗以魚蝦蚌蛤為食。又有蛋人生居海岱專以捕魚為業後亦成人與蠻人交易卦米衣裳刀斧常往來東海間有魚精岩石崖齟齬橫截海濱下有魚穴魚精所居風濤陰惡無由可通欲開別路礩石難鑿民船過其處多為魚精所害會夜

有仙人鑿石爲巷欲利行人其路相通魚精化爲白鷄鳴山上群仙聞之疑其已曉皆飛升至今猶呼爲佛陶巷。龍君憫民被害化爲民船令水府夜又禁海神一不得作風濤撑船至魚精岩谷之畔佯持一人如將投與食之狀魚精張口欲啗之乃以鐵塊通紅火熱投之口中魚精踴躍翻打其船龍王斬斷其尾剥皮鋪於山上今呼曰白龍尾其前首流海外化爲狗走去龍君以石塞海斬之遂化爲狗頭今呼爲狗頭山。其身流於曼來故今呼曰曼來水。一作狗頭水

狐精傳。

昇龍之地城昔號龍編地上古無人居焉李朝太祖泛舟珥河津有雙龍引舟因名焉而都之即今之京華城也。初城之西有小石山東枕瀘江山下之穴有白狐九尾壽千餘年能化爲妖怪

變化萬端，或為人為鬼，徧行民間。時傘員山下，蠻人架木結草為屋，山有神靈果異，蠻人奉事之，常教蠻人耕織，作白衣衣之，因名曰白衣蠻。九尾狐化為白衣人，入蠻衆中，與同歌唱，誘取蠻人男女，藏於小石岩穴，蠻人苦之，龍君遂遣水府部衆引水而上，攻破小石岩穴，九尾狐走之，水府部逐之，破穴獲狐啗之，其破處成深淵，今呼為狐屍潭。（即今之西湖也）遂立祠觀（即金人牛寺）以鎮厭其妖。湖之西岸原野平地，民田而耕，今呼為狐洞土地，高爽，民屋而居，今為呼狐村，其狐穴今呼為魯邦村。

董天王傳

雄王以天下之富，缺朝覲之禮，殷王將托巡狩而侵之。雄王聞之，召群臣問攻守之策。有方士進言曰：莫若求龍王以陰相之。王從之，遂築壇以金銀幣帛置道於上，齋戒焚香，敬禱三日，天大雷雨，

忽見一老人高九尺餘、黄面大腹、鬚眉皓白、坐於岐路、談笑歌
舞、見者知其非常人、入告王、王親行拜之、迎入壇、不飲食、不言語
王因問曰、聞見北兵將来侵、勝負如何、有所見聞、當其佑我、
老人良久索取筵箸甫卜、謂王曰、三年之後、北賊將来、當
嚴整器械、精練士卒、爲國守労、且徧求天下奇才、能破賊
者、分封爵邑、傳之無窮、若得其人、賊可平矣、言畢騰空而

去、乃知其爲龍君也。三年邊人急告有殷軍来、王如老人言、遣
使徧求天下、行至遊仙縣扶董鄉、有富翁年六十餘、於正月
初七日生一男、三歲不能言、仰臥不能起坐、其母聞使者至、戲
之曰、生得此男、徒能飲食、不能擊賊以受朝廷之賞、報乳
哺之功、男聞母言、勃然言曰、母呼使者来、母大驚異、告鄰
人、鄰人亦喜、即召使者来、使者問曰、爾小兒今得能言、呼我来

何爲小兒起坐，謂使者曰，速回告王，鍊鐵馬高十八尺，劍（鉄）長七尺，鐵
笠一件，鐵笠一頂，兒騎馬戴笠以戰，賊乃驚，敗王何憂焉，使者
喜馳回告王，王且驚且喜曰，吾無憂矣，群臣曰，一人擊賊，如何可
敗，王怒曰，前年龍君之升的不虛，說諸公勿疑，命搜鐵五十斤，鍊
成鐵馬劍笠，使者賫至，母驚恐禍及已，告兒，兒大笑曰，母但
多酒食兒喫，擊賊之事，母無憂矣，兒身驟大，食飲多，其

母供給不足，鄰人爲燒爨牛酒餅果之屬，喫不能充腹，布帛
綿纊之物，服不能蔽形，至竹編蘆花縛之，以蔽身體，及殷王
兵至武寧鄉山下，兒伸足而立，長十餘尺，一作丈 仰鼻而噫，連十餘
聲，拔劍勵聲曰，我是天將，遂笠戴騎馬，踴躍長嘯，馳走如飛，
瞬息間到王軍前，撫劍前驅，官軍從後，進逼賊壘，賊衆奔
走，餘皆羅拜呼曰天將，皆來降服，殷王死陣，行至金華湖山，

乃脫衣騎馬升天時四月初九日也、留跡於山石上焉雄王思其功、尊爲扶董天王、立祠於本鄉宅園、賜田一百頃、晨昏享祭歟世世九六百四十四年不敢加兵。後李太祖封爲冲天神王立廟在扶董鄉、建初寺側、塑像在衛靈山、仲春(秋)、享祭焉。

追黎敦淳帝朝扶寧社女人吳芝蘭工於書、善屬文詩歌尤妙遊此山題詩曰、
衛靈春樹白雲間、萬紫千紅艷世間、駛馬在天名在史、英雄凜凜滿江山

一夜澤傳。

雄王傳至三世、生一女名仙容媚娘年十八容貌秀麗、不願嫁夫、好遊戲周行天下、王不禁、每年二三月間、裝載船艘、浮遊海外樂而忘返。時大江邊褚舍鄉有人名褚微雲、生褚童子、父子素性慈孝、家遇火災財物散盡、存一布袴、父子出入、互相著之、及父老病謂子曰我死必裸而瘞、存袴與你、子不忍乃以袴斂瘞之童子自體裸露、凍餓無聊、(就)江邊望見富賈船、則立水中乞丐、復持竿

釣魚以資其身不意仙容船卒至鐘鼓管籥後從持從甚衆童子驚怖浮沙中有蘆葦一叢扶踈有三四株避隱其中以爬沙成穴而藏身復以沙覆其上須臾之間仙容駐船遊戲沙中上命以幔幛圍蘆叢泊沐浴仙容入中解衣汶水沙散而童子見仙容驚認良久知其男子乃曰我本不願稼夫今遇此人露居同穴是天使之然也汝亟起沐浴賜之衣裳同下船歡

食宴宴樂舟中之人皆以為嘉會古今所無童子具道所以然仙容嗟嘆命為夫婦童子固辭仙容曰此天使之合何辭焉從者馳奏雄王曰仙容不惜名節不愛吾財逖遊路道下嫁貧人何面目以見我仙容聞之不敢歸遂與童子開市津立庯舍與民貿易漸成大市（今棎市是也一作河棎市）外國富賈來往取賣事仙容童子為主有大富告曰貴人出黃金一鎰今年出海外買貴物明年得十

鑑、仙容喜謂童子曰、我夫婦是天所使、衣食是天所與、今取黃金
與富人出販海外、有瓊園山、山上有小庵、富人泊船吸水、童子登
遊其庵、有小僧名仰光、傳法於童子、童子留學焉、付金與
富人買物、富人回至此庵、戴[載]童子歸、僧贈童子一杖一笠、曰靈通
在此矣。童子回具言、伏道、仙容亦覺悟、廢市庯富業、二人尋師
學道、當遠行、日暮未到村舍、暫宿中途、植杖覆笠以蔽之、夜
三更現出城郭琼楼宝殿臺閣廊廡府庫廟社、金銀珠玉、床席
帷幔、仙童玉女、將士侍衛、羅列滿前、明日見者驚異、各持香花玉
食之物、進獻稱臣、有文武百官、分軍宿衛、別成一國、雄王聞之、以
為女子作亂、率衆攻之、群臣請分禦之、仙容笑曰、非我所為、是天
所使、生死在天、何敢拒父、傾受其正、任其誅戮、時新附之衆驚散、
惟蓋衆在焉、官軍至、駐營于自然洲、猶隔大江、日暮未及進軍、

夜半大風揚沙拔木，官軍大亂，仙容部衆城廓，一時散去，升天，其地陷成大澤，遂立祠，時時致祭，名其澤曰一夜澤，其洲曰幔幗洲，其市曰琛市。一作河梁市 後梁王衍命陳宿先將兵南侵，李南帝命趙光復為將單拒之，光復率兵藏此澤，澤大深濶，沮洳難進，兵光復用獨木船突出擊之，刼取根食持久，以老其師，三四年间，鋒不得交，霸先嘆曰古謂一夜升天澤，今乃一夜盗刼澤。會侯景作亂，梁王召宿先還，委裨將楊孱統其衆，光復齋戒設壇于澤中，焚香致禱，忽見神人騎龍升壇中，謂光復曰頭靈尚在，汝能懇禱，故来救助，以平禍亂，遂脫龍爪以畀光復，曰以此掛兜鍪上，所向賊滅，言訖升天，光復得此，歡聲大振，突戰，梁軍大敗，斬楊孱于陣前，梁賊乃退，光復聞南帝殂，自立為趙越王，城于武寧鄒山。

一作鄒瓊園山，即金木山，在石河縣南界海门外

木精傳

峰州之地、上古有一樹甚大、名梅檀、高千餘仞、枝葉蔽芾、不知其幾千里、有鶴來棲、因名其地曰白鶴、其樹經幾千餘年、歲久枯朽、化爲妖精、變幻勇猛、能殺生人物、涇陽王以樂勝之、妖祟稍匿、然在此在彼、變化不測、常食人民、乃立祠、每歲終十二月三十日、爲以生人、民居始安、呼爲猖狂神、西南界近猕猴國、雄王命婆露蠻（今滇州府是也）歲取源山頭獠子以爲、無能易者、及秦始皇令任囂爲龍州令、欲革其弊（無以生人爲祷）、猖狂神怒殺囂、是後事之尤謹、至丁天皇時有法師文俞祥、本北地人、操行修潔、歷遊諸國、通諸蛮語、習傳金牙恫蛮、年八十餘、遊到我南國、先皇以師禮事之、教以技樂娛猖狂神、殺之、其技有尚騎尚竿尚險尚韃尚碑尚駒、每年十一月造飛雲樓、高二十尺、以木樹立其中、編麻皮爲大索、長一

百三十六尺、徑二寸、以藤纖纖其外、索兩頭埋於地、索中加於樹上、尚騎踏而上、疾行三回度、往来不墜、頭戴黑巾、身著黑裙、尚竿索長一百五十尺、有三岐處、兩手各持旌竿、二人陸登行索上、相遇於三岐、各相避、升降不墜。或爲尚韃以大木方濶一尺三寸、厚七寸、置于樹上、高十七尺三寸、尚韃於竿上跳踴二三度、進退顛倒。或爲尚碎以竹纖纖籠形、如魚笱長五尺、圓四尺、尚碎投身於其中、自立而倒戎。

或爲尚掏、拍手踴躍、呼唱咆哮、轉動手足、撫腹撫髀、進退高下、或騎馬奔走、垂身取物於地上而不落。或爲尚險垂身仰臥、以身承長竿、命小兒緣之而不倒。或爲唱兒擊鉦鼓、歌舞噪亂、喧嘩、殺宰牲物以祭之、猖狂神来歆、見而觀之、法師持祕呪以劒斬之、猖狂神及衆部類盡死、無復作妖、免歲厲之例、民多全活、

檳榔傳。

上古時有一官郎狀貌高大國有賜名高便以高為姓生得二男長曰
檳次曰榔二人相似不辨兄弟年方十七八父母俱亡始事道士劉
玄劉家有一女名璉年亦十七八二人見而悅之欲結為夫妻女未
辨其兄弟乃以盤粥一雙箸與二人食弟讓其兄始辨之其女
帰告父母嫁與兄為妻同居時或踈弟弟自慼愧謂兄得妻忘
弟乃不告其兄而去回帰家鄉行至林野間遇深泉無船可渡
慟哭而死化成一樹生於河口兄不見弟追尋到其處亦投身死於樹
辺成一塊石盤結樹根妻尋夫到此亦投身抱石而死化為一藤
旋繞樹石上葉味香辛劉氏父母尋至此不勝哀慟乃立祠其地
人皆焚香致拜稱兄弟友順夫妻節義七月八月間暑氣未除雄
王巡行常駐蹕避暑祠前見樹葉繁密藤葉彌蔓王[illegible]問而知
之嗟嘆良久命人將樹菓與藤葉親咬之唾於石上其色生紅氣

氣芬芳乃燒石炭合一而食、最為佳味、唇頰紅色、知為物重乃取而歸、令各將種植、令即擯榔芙蒥葉及石炭是也、後凡南國嫁婚會同大小之禮、以此為先、此擯榔所由始也。

蒸餅傳。

雄王既破殷軍之後、國家無事、欲傳位于子、乃會官郎公子二十二人謂曰、我欲傳位有能如我願、欲珍甘美味、歲終薦于先王、以盡孝道、方可傳位、於是諸子各求水陸奇珍之物、不可殫數、惟十八子節僚、母氏單寒、先已病歿、左右寡少、難以應辦、晝夜憂思、寤寐不安、夜夢神人告曰、天地之物、所貴於人、無過於米、所以養人、人能壯也、食不能厭、他物不能先、當以糯米作餅、或方或圓、以象天地之形、葉包其外、中藏美味、以寓父母生成之重、節僚驚覺、喜曰、神人助我也、遵而行之、仍以糯米擇其精白、選用圓完無缺折者、淅之潔淨、以

青色葉包裹為方形，置諸珍甘美味在其中，以象天地包藏萬物焉。蒸而蒸之，故曰蒸餅。又以糯米炊要熟，搗而爛之，捏作圓形，以象天，故曰薄持餅。至期，王命諸子具陳所獻，歷而視之，無物不有，惟節僚獨獻蒸餅、薄持餅。王驚異問之，節僚具以夢對。王親嘗之，適口不厭，勝於諸子所陳之物，嘆美良久，乃以節僚為第一。歲時節候，常以是餅奉父母，天下效之，至今以名節僚，故呼謂節僚。王遂傳位于節僚。兄弟二十二人，分守藩籬，立為部黨，以為藩國。迨後衆將爭長，各立木柵以遮護之，故曰柵，曰村，曰庄，曰坊，自此始。

西依傳

雄王之世，有莅枚暹，本外國人，年甫七八歲，王買諸商船為奴。及長，面貌端正，記識事物，王賜名枚暇。既長，進賜之一妾，生得男女，寵任之，委以事務，漸成富貴，苞苴踵門，遂生驕慢，

常言曰、都是我前身之物、不曾有主恩、玉闕之大怒曰、為
人臣子、自生驕慢、不知主恩、謂都是前身之物、今置汝
于海外無人之地、尚有前身之物否、乃於放杖偃於莪
山縣（一作夾山）海口外、沙洲四邊無人跡通、爲留與糧食、足
四五月食之、使盡而死、其妻慟哭、安暹笑曰、天既生我、必
能養我、生死在天、吾何憂乎、忽見白雉飛從西來、止
于山隅、嘮號三四聲、乃吐瓜核六七个、落于沙上、發生茂
盛、結成菓實、安暹喜曰、此非怪物、乃天所以養我也、剖
而食之、其味清甘、精神涣爽、留其核後年再種、不可
勝食、又以易粟米養妻子、不知其名、以爲鳥御自西來、故曰西
瓜、漁釣商賈之客、食者皆悅其味、遠近村巷之人、買散
者亦傳其種、後王思及之、使人就所居問存否、其人歸根

玉嘆息曰彼謂前身之物誠不虛也乃名還復其職賜以奴婢谷其所居沙洲曰安暹洲其村曰枚村或稚安暹父母祖妣云其所居即今清華安暹洲是也。

白雉傳

周成王辰雄王命其臣稱越裳氏献白雉于周其言語不通周公使使重譯然後能通周公問何為而來越裳應曰令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矣故来周公嘆曰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及記黄帝所誓曰越裳吉外無得侵犯賞以方物教戒放回越裳忘其歸路周公命賜之駢車五乘皆為向南之制越裳載之由扶南林邑海濱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嘗常為先導後孔子作春秋以文

郎國為要荒之地、文物未備、故闕之而不載焉。舊本、周公問曰、交趾短髮文身、露頭跣足黑齒、是何若是也、越裳氏應曰、短髮以便山林之入、文身以為龍君之形、游泳於河蛟龍不犯、跣足以便緣木加耕火種、露頭以避炎熱、食檳榔以除污穢、故齒黑。

嶺南摭怪列傳

桂

12,5

李翁仲傳

雄王季世、交趾慈廉縣、瑞香社人、姓李名身、生而長大、長二丈三尺驕悍殺人、罪惡至死、雄王惜不忍誅。至安陽王時秦始皇欲加兵我國、安陽王以李身貢秦、一作獻之始皇甚喜、任爲司隷校尉、始皇併吞天下、使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

奴不敢犯塞、封爲輔信侯、尚公主、即始皇白淨娘生六五王正月初十日忌 後以老歸國、匈奴再犯塞、始皇撫思李身、使人来徵、李身不肯行、寓林澤、秦王責之、安陽王尋不得、詐曰已死、秦問何由而死、以瀉泄討、秦遣使驗之、遂煑粥攪地、以爲寔跡、秦命以屍來、李身不得已、乃自殞、時二月初二日 以水銀塗其屍、遂納于秦、始皇異之、乃鑄銅爲像、號曰翁仲、置咸陽金馬門外、腹中容數十人潜摇動之、匈奴以爲生、不敢近、至唐趙昌爲交州都護、夜夢與李身講春秋、左傳、因問其故宅、立祠祭之、迨高駢平南詔、顧顯助順、高駢重修廟宇、雕木爲像、號李校尉祠、今在慈廉縣、瑞香社、古而醐社今改瑞香社 大江邉、去京城西十五里。令祀典爲最灵祠、遞年春祭在國威府之苑、

詩云、文武全才大丈夫、咸陽遺像懾群胡、永義一八談經苦、血食南天壯帝圖。

越井傳

越井在武寧郡鄒山雄王三世殷王舉兵南侵駐兵于鄒山下雄王求功於竜君竜君告以徧求天下奇才賊可平矣朔天王應期而生騎鐵馬擧之殷將士皆奔走殷王敗死于山下為地府君民立祠奉事歲久寢衰祠庙荒廢歷周至秦有本國人崔亮仕秦為御史大夫嘗[illegible]

[illegible]

殷王巡狩當年到方山秀水流空見庙精升跡在聞香一朝勝敗無殷德萬載聲灵鎮越裳百姓從茲皆奉事黙扶國祚永無疆後任貫趙陀將兵南侵（安陽王時）駐軍于山下重修庙貌嚴加奉事殷王感亮德欲報其功使麻姑仙出境尋之時亮已死于秦惟子煒尚

在遊學時正月上元日節、民遊此祠、有献玻瓈瓶一双、
麻姑仙手持玩看、忽墜地破缺、麻人捉追還、麻姑衣弊
衣、人不知其爲儒、遂辱打痛楚、崔偉見怜之、解衣
與麻姑償之得免、麻姑問偉所居、偉具道父由麻
姑始知其爲崔御史之子、喜謂偉曰、今吾無以报、
他日必有报之、因授偉艾一束、謂曰、謹守此物、不離
其身、後見人有肉瘿疾在首[illegible]
偉受之、亦不知其爲仙藥、行至親友應玄家、玄爲
道士、有首瘿、謂曰、我有艾能治此疾、請爲治之、乃以
艾炙其瘿、瘿自消、玄曰、是仙藥也、無物以报、願以别恩报之、
我見親識貴人亦有此疾、嘗言誰能療此、則分家財
與之不吝、請君治之、因以爲报、玄引偉就任翁家灸

之、癭即消愈、嚚甚喜、養儒爲義子、開學堂以賜儒
學、侍其有用。儒性聰明、讀書鼓琴、嚚女薄（芳）蓉
見之而悅之、因與儒通、嚚子任夫知之、欲置之死、
將以儒祀猖狂神、謗曰、年終薦猖狂神、未有其人、
今不可路行、恐被生拎、且入隐解房以避之、儒不意
從之、任夫鎖、其門、芳蓉知之、潛以刀與儒、鑿壁而出、
暮夜惝惝、欲就應女家、行山上有崩忽墜穴中、當
一更到穴底、儒痛臥一刻餘、方能起坐、日出至午、照透
穴中、見四顧皆石壁、無階可升、其上有一石塊、岩乳
流于石盘、有一白蛇、身長百丈、黄角赤口、青鬚白鱗、
頸下有癭疾、額上有金字曰王京子、蛇出食石乳、再
深入穴中、儒居穴中三日、饑甚、乃盗（食）石乳、蛇出見石盘

空尽、擧首見儁欲吞之、儁驚懼、跪拜曰、臣避難墜於此、無以充饑、盜食其物、誠為有罪、今見有頷下肉瘿、臣有三年艾、願寬臣罪、以盡小救、蛇仰首求炙、忽見火燒上㲀一片炭落下穴中、儁取炙之、瘿即消愈、蛇乃鳶身向儁前、意欲令儁騎上、儁乃騎其背、蛇即將出穴中、夜二更到岸上、不見人行、蛇擡尾便（使）儁下、後入穴中、儁行迷路、恍見一城門上有高樓、盡赤瓦玲瓏滟光照耀、門掛赤扁、標題金字曰殷王城、儁坐門傍、望見庭中有地、中有五色蓮花、池邊有槐柳數行、磚街平坦、玉殿珠宮、廊廡宏嚴、殿上設金龜床、鋪銀花席、有琴瑟二張、寂不見人、儁徐來鼓之、俄見金童玉女數百人侍衛殷王右開門而出、儁大驚、下殿伏拜、向笑曰、崔官人何自

而來、引接上殿曰、前殷王殿廢壞、無人奉祀、賴崔御史重修、世人效之、奉祀無窮、已命麻姑仙尋報德、不遇御史而遇公子、未有以報、今而得覩公面、然上帝有赦玉朝天不在、乃賜偉酒饌、勸之醉飽、飲罷、忽見一人長鬚大腹、奉表前來、跪奏曰、正月十三日、北人任囂被猖狂神打死、奏畢、向謂曰、羊官人引崔公子歸世、向送歸、羊官人使偉閉目坐肩上、一刻餘到山上、羊官人化為石羊立於山中、今猶在鄒山陽越趙王祠後。偉歸應玄家具道其事、至八月一日、當斜陽時、偉與玄相出遊、見麻姑仙攜一女賜偉、便為夫婦、及龍璲寶珠。初珠有雄雌一雙、自黃帝玉殿傳為世寶、鄒山之戰、殷王佩之而死、埋藏地中、珠之光彩常衝天、秦時兵燹、珍

寶梵、望氣知其龍璲寶珠尚在南國、遠來求索、至是殷王以寶珠報偉、時人以金銀彩緞價錢百千貫買之、偉於是大富。後麻姑偎迎偉夫妻去、不知何之、蓰(疑)化仙矣、今井己羌成闊穴、俗猶傳為越井崗。

金龜傳。

甌貉國安陽王、巴蜀人也、姓蜀名泮、因先祖求雄王之女媚娘為婚、雄王不許、怨之、泮欲成前志、舉兵攻雄王、滅文郎國、改號甌貉國而王之、築城于越裳之地、隨築隨崩、王乃立壇齋戒、祈禱百神、三月初七日、見一老人從東方來、至城門嘆曰、建立此城、何辰而就、王喜迎入城殿、行拜禮、問曰、築立此城、既就復崩、傷

損功力而不能成、何也、老曰、有清江使來、與王同築乃成、言訖辭去。翌日王出東門望之、忽見金龜從東方來、立於水上、能解作人語、自稱清江使、明知天地陰陽鬼神之事、王喜曰此老人所以告我者、遂以金轝迎入城中、巡坐殿上、問以築城不就之故、金龜曰、此山精氣、乃前王之子、為國報仇、并有千載白鷄、化為妖精、隱在七曜山、山中有鬼、乃前朝樂工人、埋葬於此、化為鬼儈、有一館以宿往來人、館主名悟空、有一女并白鷄壺以、是鬼精之餘氣、凡人往來宿泊者、鬼精化千形萬狀而害之、死者甚衆、今白雄鷄娶館主之女、若殺雄鷄獻其鬼精、彼必聚陰氣為妖伏為鵂鶹鳥、啣書冠上蒲核之樹、奏于上帝、乞壞其城臣覽其書、王速收之則城可成、金龜使王托為行路

人寓宿館中置金龜于門楣上悟空曰此館有妖精
夜常殺人今日未暮郎速行勿宿玉笑曰死生有
命鬼魅何為吾不足畏乃留宿焉夜間鬼從外來呼曰
何人在此不速開門金龜叱曰閉門汝何爲乎鬼
放火變現千形萬狀詭異多方以驚怖之終不
得入至鷄鳴時鬼精走散金龜會玉追躡之至
七曜山鬼精投藏殆盡玉乃還館明日館主令人來
收瘞宿泊人身屍見玉欣然笑語皆趨拜曰郎君得
若此必聖人也乞求其神藥以救生民玉曰殺尔白
鷄而祭之鬼精尽散悟空從之殺白鷄而女子郎倒死乃命極
七曜山得古樂器及髑骨燒散為灰投之江源日將晚玉與金
龜登蜮裳山見鬼精已化為鴝鵒鳥六足半啣書彩上楠檀

樹劍龜遂化爲色烏鼠隨其後囓其足書墮于地王速收之書壹已盡過半矣自此鬼精遂滅築城半月而就其城延廣千丈餘盤旋如螺形故曰螺城又曰鬼龍城唐人呼曰崙崑城取其最高也金龜居三年辭歸王感謝曰荷君之恩其城已完如有外禦何以禦之金龜曰國祚盛衰社稷安危天之運也人能修德以延之王有所願何爲惜之乃脫其爪授王曰用此作弩機向賊發射無憂矣言訖遂歸東海王命臯魯爲弩以爪爲機名曰靈光金龜神機弩後趙王陀舉兵南侵與王交戰王以神機弩射之陀軍大敗馳于鄒山與王對壘不能正戰遂請和王喜許小江以北陀治之以南王治之（小江即今天德江也）未幾陀求婚王不意以王女媚珠嫁陀子仲始仲始誘媚珠竊觀神機弩

潛作別機換金龜爪、詐謂北帰省親、曰夫婦之情、不可相忘、父母之親、不可偏廢、吾今帰省、如今兩國失和、南北隔別、我来尋汝、將用何物表我、媚娘曰、妾爲女兒、如遇睽離、情難勝矣、妾有鵝毛錦褥、常附於身、到處即拔毛置道三岐路以示之、庶得相救、仲始換機而帰、陷得之大喜、乃舉兵攻玉、玉恃神機弩、圍棋自若、笑曰、陷不畏神機弩耶、陷畢進迫、玉擧弩而神機已失、乃自奔走、玉置媚珠於馬後、與之南走、仲始認鵝毛而追之、玉至海濱、途窮無舟楫可渡、玉呼曰、天喪予、清江使何在、速來救我、金龜湧出江上、叱曰、在馬後者賊也、玉乃拔劍斬媚珠、媚珠祝曰、妾為兒女、有叛逆之心事、謀以害其父死、則為微塵、如忠孝一心、為人所詐、死則化為珠玉、雪此讐恥、媚媚珠死于濱海、血流水上、蚌

蛤吸之、化成明珠、王持七寸文犀、金龜開水引王入于海
去、世傳演州府高舍社夜山即其處也。陀軍到此、茫然無
所見、惟媚珠在焉、仲始抱媚珠屍、歸葬螺城、化為玉石、
媚珠已死、仲始惜痛不已、於沐浴處想媚珠形体、遂
投井死、後人得東海明珠、以此井水洗之愈明潔、因避
媚珠名、故呼明珠、為大玖、小玖是也。

貞靈二夫人傳

按史記二徵夫人本姓雒氏、姉名側、妹名貳、峯州麋泠
人、交州雄將之女也。初側嫁於朱鳶縣人詩索為妻夫、
甚有節義、雄勇能聰決事務、辰交州蘇定貪暴、州人
苦之、側讐定之殺其夫、乃與妹貳舉兵攻定、陷交州、以
至九眞、日南、合浦諸郡皆應之、遂畧定嶺外六十五城、

自立為王、始稱徵馬、建都于鳥城。蘇定奔歸南海、漢光武聞之、貶蘇定于儋耳郡、遣將軍馬援劉隆等代爭之、至浪山(泊)夫人拒戰、逾年後見馬援兵勢強盛、自度烏合之衆、恐不能支、遂退保禁溪、援卒衆攻之、卒徒走散、夫人勢孤、乃陷没于陣。或云登希(義)山不知所之、廿人哀之、立廟于喝江口以奉事、凡遭災患人禱祈之、靈神顯應。李英宗辰遭大旱、命感淨禪師禱雨、一日雨降凍冷襲人、帝喜觀之、忽然而睡、夢見二女戴芙蓉冠、綠衣朱帶、駕鐵騎隨風而過、帝怪問之、答曰、妾即二徵娣妹、奉上帝命行雨、帝欲諄勤請盃、乃舉手止之、帝夢覺感懷、勅修造祠宇、具禮享之、後有托夢于帝、請立祠于同仁洲、從之、勅封貞靈二夫人。陳朝加封顯靈烈制勝純

保順名美字號、至今褒封香火無窮焉。

蠻娘傳

漢獻帝辰、太守士燮城于平江南邉、（今天德江是也）城之南有（佛）寺、有僧自西而來、號伽羅闍梨、住持此寺、能立獨脚之法、人敬奉之、呼僧爲尊師、皆來學道。辰有女名蠻娘、父母俱亡、貧苦日甚、亦篤求佛道、然訥於言語、不能與衆誦經、常居厨竈、樁米採薪、炊爨以供一寺之僧及四方來學者、五月夜間刻短促、僧徒誦經到鷄鳴辰、蠻娘供厨已熟、僧徒誦經未已、未行食粥、蠻娘乃假寐于門厨中、不意忘機熟睡、僧徒誦經罷、各歸本房、蠻娘當門睡、僧闍梨步過蠻娘、蠻娘歆然乃動胞裏、受胎三四月間、蠻娘有慚色而歸、闍梨亦羞而出去、蠻娘行

至三岐路江頭寺居之滿月生一女尋闍梨還之夜闍梨闍梨將女就三岐路見美容樹枝葉茂盛有一叢甚深懷梨付與曰我寄此伏于汝藏之各成佛道闍梨蠻娘將辭去闍梨與蠻娘一杖曰我以此賜汝汝還或有歲時大旱汝以杖卓地上出水以救生民蠻娘叙授而還居本寺過歲大旱以杖卓立地上自然水湧出民多賴之時蠻娘九十餘歲適蓉樹摧倒流至寺前江津蟠旋不去民覺所爲集斧斤破鉄乃相率鄉里三百餘人拽之不動會蠻娘下江津洗手戲撐之其樹轉移衆皆驚異使蠻娘拽上岸令匠人作四伏像斫樹中至三岐所藏女處見已化成一石甚堅匠人斫之斧斤盡缺匠人投石淵中光芒放出頃刻餘始見沉匠人皆死請蠻娘拜禮借漁人入水收之迎入寺殿納伏像中且像

相帖以金闍梨置號名仸相曰法雲法雨法雷法電四方祈禱無不應者皆呼蠻娘爲仸母四月初四日無病而終瘞于寺中人以此日爲仸生辰每年是月日四方男女常聚會其寺遊戲歌舞世呼爲浴仸會云

南詔傳

南詔者趙武帝佗之後也漢武帝時南越丞相呂嘉不服而殺漢使安國少季等漢武帝命將路博德楊朴等將兵伐之擒術陽王建德及呂嘉等而併其國分置守令任焉其趙氏子孫各散四方後復歸于神符横山空閑無人居處寔繁有徒造作船艚時或駕海突入境内刼掠海濱之人戮漢守令其民畏服呼爲南趙其後因訛爲南詔故襲號焉至

男王孫權時命戴良呂岱等爲守牧以治之、南詔
自天拎山并河華高望橫山烏踪海崖吏部長沙
桂海望蓋磊雷之處、山高海濶、波濤險阻絶無人跡、
南詔之衆居焉、常以盗刼爲業、攻殺守牧曾不能、
禁、其衆稍蔵、多以貨財珠玉賂于西婆夜國、末爲
親屬、以相救助。晋末天下大乱、有土酋趙翁李亦
趙武帝之後也、兄弟衆多、勇畧過人、爲衆所服、與
南詔衆合、得二萬餘人、撫復以珠玉進于西婆國、乞
隙地在近邊以居之。時西婆夜國以海瀨源相雜
各半、分爲二路、上自癸卅、下至演卅、爲茄遠路、叙
牛馬相盟、分與南詔并趙翁李統焉、於是翁李
六 築城演卅、高舍鄉、東至夾海、西至婆夜國、南至

横山自立為主、東晋命將軍曹耳將兵攻之、翁李於源頭阸阻伏兵衆擊之、並出海外迷山末山以避之、彼聚則我散、彼散則我聚、朝出暮八、往撫四五年間、晋軍不耐山嵐、死亡過半、乃退還。南詔常侵掠南城、東城長安各處、守令不能制、至唐愈盛、懿宗命高駢將兵討之、亦不能克而還。至五代晋石敬塘命司馬李進兵二十萬攻于塗山、南詔乃退還、附居于哀牢國邊地、號頭横横國、盆忙常以掠畧為業、時發時止、未嘗弭息焉、今為鎮寧府、盡入大越鑾圖萬萬世矣。

蘇瀝江傳

唐懿宗咸通六年、命高駢為都護將軍、將兵擊南

詔而還、遂置靜海軍於嶺南城、以高駢爲節度使、駢通天文地理、相地形勢、築大羅城於瀘江之西、周三十里以居焉。有小江從瀘江流入西北、繞過其南面抱羅城、復流入大江。時當六月間雨水漲溢、駢乘揺舟順流入小江、方里許、忽見一老人鬚髮盡白、容貌奇異、浴江中流、笑語欣然、駢問曳姓名爲誰、對曰我姓蘇名瀝、駢復問家何在、曰在此江中、言訖拍水溟晦忽然不見、駢知是神人、名其江爲蘇瀝江。又曰早駢出立于羅城之東瀘江畔、見大風自起、波濤洶湧、雲霧胥曀、有異人立于水上、高二丈餘、身著黃衣、頭戴紫尉、手执金簡、空中光彩、升降飛揚、日上三竿、雲氣未散、駢尤驚異、欲厭之、夜夢

神人告曰莫厭我我是龍肚之精地靈之長吾公築城于茲未得相見故來見之何憂符術駢驚覺明日設壇轉呪以金銅鉄符爲厭是夜雷轟奮迸風雨大作天地昏矇神將咆哮鳶天動地頃刻間俄見金銅鉄符盡出地化爲灰燼飛散空中駢尤驚異嘆曰此處有靈異之神可久留以取其禍後[illegible]

傘圓山傳

傘圓山在南越國京城昇龍城之西北其山高一萬二千三百丈周九萬八千六百萬三山羅立峯圓如傘形故名焉山之大王雒僧交州祀以爲山精阮氏極爲靈應旱時潦歲祈禱禦災捍患捷於影響

奉祀者誠敬不已、往往於晴明之日、如有幢幡之
狀、縹緲山谷間、隨近之民、謂之山神現。唐高駢在
安南時、欽厥勝靈跡、剖十七歲未嫁之女、去腸以㧾
草充其腹、被以衣裳、坐以登椅、禁以牲牢、詗鉄奉
動揮劍斬之、愚弄諸神、幸用此術、常以此薦傘
圓山大王、見有乘白馬於雲端、垂之而去、孫漢刁
南方靈氣未可量、旺氣爲可絕、迹其靈應昭著
如此。初大王望見傘圓山秀麗之（乃作）條路自嵩白津
向傘嶺之陽、行至安衞峒、又至岩泉別源之處、
並作殿以休息焉。又行過石畔、雲霞山上嶺居之
或時遊小黃江、以觀漁漢、經過村（落）畱作殿以息之
焉。厥後居民見其殿跡、遂作殿廟以事之。又

按曾公交州記并故傳、相傳大王山精、姓阮氏、與水
族相喜於峯州嘉寧居焉。周赧王時雄王十八世孫至
峯州之越池、號文郎國、有女名媚娘(神農二十七世孫女)美艷、聞
蜀王泮求婚不許、欲擇佳婿、數日忽見二人、一稱山
精、一稱水精、留爲求婚、雄王請試法術、山精乃指山
山崩、出入石中無所礙、水精以水噴空化爲雲雨、
王曰二君並有神通、然吾止有一女、若聘禮先
至者、吾即嫁之、明日山精將珍玉金銀山禽野
獸等物來獻、王許之、水精後至、不見媚娘、大怒
率水族欲擊奪之、大王以鐵網橫截慈廉縣江、
水精乃別開小黄江一帶、自藉仁出喝江入沱江、
以擊傘圓山之後、又岐開小跡江以向傘圓山

之前所至廿蔴東樓古鴉麼舍沿江之江間破猛為灣以通水族之衆常起風雨晦冥引水擊王山下民見之即編為疎籬以護之擊鼓相春大噪以敺之見梗還流番籬外射之死者為龍蛇魚鼈之屍流塞江道年年七八月間常有之山下所近人民多被大風滲水禾穀損害世傳以為水精山精爭娶蛮娘云大王得神仙長生訣甚顯靈為大越第一福神陳朝翰林學士阮士固征西拜謁有詩云山似天高神最靈心高纔扣已聞聲媚娘亦有顯靈著且為書生保此行於傳後新增也。

按世法集云昔貉龍君嫗姬生一胞百卵開出一卵一男龍君將五十歸海五十同居與嫗姬分治天下

號為雄王而傘圓山大王乃歸海五十男之一焉、非山精灝氣之神也。王自海國由神符海口而歸、尋其清幽之地、民俗厚樸之風而居焉、遍沂大江、至龍肚之地、次于震澤、欲留之、有不滿之意、遂去之、沂瀘江而上至福祿江、畔望見傘圓山崇高秀麗、三山羅列、儼然如畫、兼有山下之人、俗尚敎牛醲酒、日用飲食、歌咏沉吟、樸素而已。王於是作一條路、其道從弥自白春津向至傘圓山之陽、行至安淵峒作殿以休息焉。

龍眼朔月二神傳。

黎大行皇帝天福元年、宋太祖命將軍侯仁寶孫全興等將兵南侵、至大灘江、黎大行與將軍范巨倆軍于屠磨江拒之、對壘相守。大行夢見二神人于江上拜曰、臣兄弟一

右張吼、名張喝、先事越趙王率衆征討逆賊、以有天下、
至後失國、李南帝召臣兄弟、臣等義不可往、飲鴆而死、上
帝憫臣等之功、嘉其忠義一節、賜臣等名爲神部官將、統
領鬼兵、今宋兵入境内、爲我國王生灵之苦、故神臣等來見、願與
帝攻擊此賊、以救生灵、大王驚寤、喜謂近臣曰、此神人助我也、
即焚香于御船前祝曰、神人能與我成此功業、則褒封血
食萬世無窮、遂宰牲致祭、焚衣冠、前来紙錢、馬象之物
是夜大行夢見二神人共著所賜衣冠、前来拜謝、後夜
復見一人領白衣鬼部、自平江南来、一人領赤衣鬼部、
從如月江北下、共向賊營而擊、十月三十日、夜三更天氣
昏黑、暴風疾雨大作、宋兵驚惶、神人隱然立於空
中、高聲吟曰、南國山河南帝居、皇天已定在天書、

如何北虜来侵掠白刃翻成破竹餘又如今逆賊来攻撃汝等行看破敗盡
宋兵聞之將躡蹤而散相攻相殺各奔逃生於不可勝数宋軍大敗而還大王回兵獻捷封賞功臣追封二神人一日精敏大王立廟祠于龍眼三岐江使龍眼平江之民奉事之一日却敏大王立廟祠于如月三岐江使如月沿江之民奉事之血食無窮今猶為福神也

徐道行阮明空傳

是山岩中有像寺中有李神宗像

佛跡山天福寺姓徐名路字道行父榮仕李朝為僧官都察常遊安朗鄉娶曾氏女名鸞因家焉路曾氏所生也少事遊俠倜儻有大志擧動云為人莫能測常與儒者覺生道士黎全義伶人潘乙相友善夜則刻苦讀書日則弄笛擊毬博戲為樂父母常責其荒怠一夕竊覰房内見燈

火閑殘簡書堆積路方據案而睡手未釋卷由是不復爲
慮後應僧鄉試中白蓮科未幾父以邪術忤延成侯延成
藉大顛禪師以法毆殺投蘇瀝江屍流至决安橋延成侯家
所居處忽立而止竟日不去延成懼告大顛大顛至喝云僧
恨不滿宿屍應聲倒去路思復父讐計無從出一日同大顛
出欲邀擊之俄聞空中聲唱止之路懼捨杖而去欲往印國
寺求靈異術途經金齒蠻險阻而還乃於佛跡山岩内隱居
日常轉誦大悲陀羅經呪滿十萬八千遍一日見神人前來謂
曰弟子即鎮天王也感師持經功德故来相候以備指使路
知道法已圓父讐可復親至安决橋步頭以所柱杖子試投
急流中杖逆流行至西陽橋乃止路喜曰吾法勝大顛矣
直至顛所見顛謂曰爾不記前日事耶師仰視空中寂

無所覩因毆擊之顛發病死。自是宿寃雪盡俗慮灰寒徧往叢林訪求佛印聞喬智玄於平化道躬往參謁且問眞心偈云久混凡塵未識金不知何處是眞心願垂指教開方便便見菩提斷苦尋玄答偈云五音秘訣演眞金个中滿月露禪心河沙覺是菩提道擬向菩提隔萬尋路悋然不决遂之法雲山寺謁寂會禪師下問曰如何是眞心範曰阿難個是眞心路豁然自得云如何是行住範曰饑食渴飲路拜辭而去。自是法力有加禪緣愈篤山蛇野獸群来馴擾燃指求禱呪水治病無不立驗有僧問行住坐卧盡是伏心路示偈云作有塵沙有爲空一切空有空如水月勿著可空空又曰日月出岩頭人人失火珠帰人有騎子行步不騎騎時李仁宗皇帝無嗣會祥符大慶三年三月清華府

人上言海瀕沙洲有靈異小童年方三歲自稱皇子號為
覺皇凡帝祈爲無不知之乃大顛之所化生也帝遣中使往
視果如其言迎還京師居报天寺帝以其聰聰異頗愛
之欲立為嗣群臣切争諫以為不可且曰彼誠靈異必宜
托生宮禁然後可也帝從之遂設大會七日夜托胎生法路
聞之謂其姉曰彼兒欺邪惑人甚矣吾忍坐視佛教以簧
惑羣心蠱亂正法耶因姉使佯為觀會者密持路所結
鐵網羅罩雖欲托生恐無路也帝疑解呪令人尋之果獲于
印数救拚於簷上會至三日覺皇發疾語人曰偏滿國界
興聖樓收繫之會群臣議宗覽侯適過路哀訴曰願垂力
以救貪僧幸免異日寓胎宮中以報其德侯頷之及會後
僉曰陛下以無嗣故祈彼托生而路妄自解呪得罪侯奏曰

覺皇設有神力雖百路鮮呪夫亦何害今又知是路出覺皇遠
矣臣愚以為與其罪路莫若賜之托生也帝然之路直至侯
第於夫人浴處徧視夫人大怒以告侯侯素知其意竟置
不問夫人於是有娠路囑侯曰夫人臨誕之時必先相告及
臨期路見告至乃澡身易服謂其徒曰吾宿因未了且
復托生出世間暫為帝王及壽終時又為二十二天子若
見其身隕壞則我深入泥犁不住生滅矣其徒聞之無不
感泣路説偈曰秋來不報鴈來歸冷笑人間暫發悲
為報人間（門）休戀着古師幾度作今師言訖儼然而化
侯夫人遂生子伯（陽）煥年甫三歳仁宗養於宮中立為皇
太子仁宗崩太子即位是為神宗乃路之所生也其路蛻
形今尚在寧山侯跡山天福寺岩中初長安大黄（一作）演舍

鄉人阮至誠居國清寺號明空國師少年遊學遇道行服膺道教歷十餘年道行奬其志操為與印且賜名焉及道行將謝世謂明空曰昔吾世尊師道果圓成猶有金鎗之報況於末世玄微豈能自保我今見出世間在人師位來生病債決定難逃於汝有緣為應相救道行已化明空遂還蘆盃寺耕焉二十餘年不求聞達時李神宗方攖奇病憤亂心神憤痛之聲聞甚可畏天下良醫應詔至者以千萬計不能措手時有小童謠曰欲治天子病須得阮明空乃遣使物色得焉明空見使者至舟中棹卒衆多欲為蔬素以食乃取飯一小堝出與舟中棹卒同食仍示之曰予弟繁多恐不足饜你等腹你等姑且食之由是棹卒凡數百人皆食不能盡食罷又示曰你等且暫寐睡少頃須

待潮漲、我始發行、擗卒從之、皆於船上熟睡、纔頭刻間、歸船
已至都下、擗卒睡覺、皆驚異。明空既至、諸方碩宿已在殿
上行法、見明空樸陋、不有加禮、明空親把大釘長五寸許、釘于
殿柱、高聲曰、有能拔此釘、方能療病、如是再三、莫有應者、明空
乃以左手兩指拔之、釘便隨出、衆皆驚服、及見神宗、明空厲聲
曰、大丈夫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胡為發如是狂亂哉、帝乃大驚
慄、明空取巨鑊、貯油煑既百沸、以手攪之數四、徧灑帝身、其
病輒愈、即拜明空為國師、蠲戶數百、以褒賞之、太平二十二年
辛丑、明空去世、壽七十六歲。

楊空路阮覺海傳。

海清嚴光寺空路禪師、姓楊氏、海清人也、世常為漁釣、乃
捨其業而僧焉、居常加持伽羅尼門經、李神宗彰聖嘉慶

中、與覺海為道友、潛居荷澤棲焉、荷氏求食、始忘其身、外絕
馳騖、內修禪定、心神直耳日覺爽然、便能飛空履水、伏虎降龍、
萬佑千奇、人莫能測、尋本郡禪寺以居之。一日有侍者啓云、某
自到來、未蒙指示心要、敢呈詩云、嚴鍊身心好得精、森森直轉
對嚴庭、有人來學空空法、身坐屏邊影集形、師覺曰、汝將
經來、吾為汝接、汝行水來、吾為汝授、何處不與汝心要、乃
呵呵大笑、嘗說偈云、選取蛟龍地中居、野情終日樂無餘、有
時直上孤峯嶺、長嘯一聲塞太虛、會祥符大慶十年己亥
六月初三日死、門人收舍利、瘞于寺門、有詔廣修其寺、時蠲
户二十人以奉香火。覺海禪師海清人也、居于本郡延福寺、
姓阮氏、幼慕漁釣、常以一小艇為家、浮遊江海、年二十五遂捨其
業、落髮為僧、初與空路俱事師棲荷澤寺、尋歸空路法李

行宗時常與通玄真人召入蓮覺京石寺侍坐忽中蛤蜊對鳴
聒耳可惡帝命玄止之玄黙呪先墜其一帝笑謂師曰尚留一
个與沙門師呪之少須一个亦墜帝異之作詩曰覺海心如海
通玄道亦玄神通能變化一伏一神仙師由是聲名馳於天
下僧俗傾尚帝每以師待之每駕幸清海行宫必先詣其
寺一日帝謂師曰應真伸足可得聞歟師乃作八偏誦身凌
空去地五丈餘而復下帝及群臣皆合手相嘆於是賜
肩輿出入闕庭追神宗朝累召赴京師辭以老病不就
有僧四伏與衆生誰賓誰主師作偈云不覺汝頭白報
你作餞客若四伏境界竜門遭點額將示寂告衆偈云
春來花蝶善知時花蝶應須便應期花蝶本來皆是幻莫
相花蝶向心持是夜有大星隕方丈室西南隅詰旦端坐而

逝詔蠲三十户以奉香火官其子二人以賞襃之

海清陳太宗朝為天清即天長府

何烏雷傳

陳裕宗紹豊年間麻羅鄉人鄧士瀛為安撫使奉命往北國妻武氏在家本鄉有神祠名麻羅神精夜夜化作士羅（瀛）身容行止頗若士瀛入武氏房相通鷄鳴時遂去後夜武氏問曰府君已奉命北使如何常夜来而日不見神詐曰帝已差別人使吾備左右常與圍棋不與我出外然我念夫妻之情敢賭偷還與汝以寫思愛明旦急趨入朝不敢久居鷄鳴便去武氏情猶疑之期年士瀛使回武氏胎已滿月士瀛具伏奏聞武氏下獄帝夜夢見神人前來奏曰臣麻羅神也娶妻已有孕被士瀛爭訟帝夢覺明日命獄官將武氏就入帝前斷曰妻還士瀛子還麻羅神後三日武氏生一黑胞得

一男子、皮膚如墨、年十二歲、名何烏雷、色雖黑如漆、而膩
膚潤澤如膏、十五歲、帝召入侍、甚寵盛之、賜爲賓客兒。一
日出遊西湖、遇呂洞賓、問曰、好兒郎意欲何求、對曰、當天下
烏雷
太平、國家無事、視富貴似浮雲、所好者聲色、以娛耳目
而已、洞賓笑曰、爾之聲色、得夫相當、名留于世、使雷烏張口、
洞賓墜入、傾吞之、乃騰空而去。自此烏雷雖不識字、而聽
聰明敏辯、多過王人、詞章詩賦曲調歌吟謠唱諷咏之
聲、嘲風弄月、繞梁驚人、婦人女子、尤欲見其面、帝常命
于朝曰、後見烏雷奸犯誰家、將來殿前、謝一千貫、私殺
者倍償一千。時有仁睦鄉宗室貴人郡主名婀金、年二十
三、夫早亡孀居、顏色無雙、帝心悅之、求幸不得、常恨之、謂
烏雷曰、汝行何計而得、對曰、臣願一年爲期、如不見來、

是事不諧，世已死矣，拜辭而去。歸家放却衣裳，寢于泥淖，暴于暑雨，以致醜污，著布袴為牧馬奴，竹籠一雙，擔就郡主家，以檳榔一封賂閽童，乞入郡主園中刈草，閽童與之入。時五六月間，茉藜花方盛開，烏雷一切刈盡，納諸擔內。郡主侍婢見園花已盡，呼令縛之，待其家主來贖，拘三日餘，不見有來認者。問曰：爾是何人奴，不見家來贖償其園花？烏雷曰：僕是漂泊人，無家主，無父母，常從倡兒傭擔求食，昨見一官人繫馬于城南，馬饑無草，馬主傭錢五文，使刈草一擔，僕喜得錢而務刈草，不識茉藜花為何物，今無以償之，願入為奴，以自償。留於門外月餘，郡主侍婢見其饑渴，與之飲食，夜間嘗歌唱，與閽童聽之。郡主重侍婢至內侍媵者，咸樂聽之。有一夜日過黃昏時，不見點

燈、郡主暗坐、無左右應諾者、郡主呼侍婢責以應從不供之
罪、欲箠楚而降責之、衆侍婢頓首謝曰、任等留聽刈草
奴歌唱之聲、心甚喜悅、不覺至此、箠楚降黜是甘、郡主
置之不問。時當夏月夜間、郡主與侍婢坐於庭中、迎涼
月以爲勝賞、隔壁聞烏雷歌唱之聲、悅若鈞天節調、
殊非世上聲音、精神融會、情中感動、即遣烏雷入家中、
奉侍左右、爲密近之奴、常使歌詠吟唱、以舒鬱結之情、
烏雷乘此益動奔走服役之勞、郡主寵信、晝則入侍左右、夜則
挑燈侍坐、或使歌音、聲音徹于內外、郡主爲感動、遂成思
鬱之疾、累三四月間、其疾愈加、侍婢服事、久亦生疾、疾
間稍瘥、郡主呼之不起、惟一烏雷應入侍疾、郡主其精難
禁、密謂烏雷曰、爾來在側、爲爾聲音、使我成疾、遂與

烏雷通其疾稍愈、情愛尤篤、乃忘妍醜之態、無所愛惜、欲以土田與烏雷為庄宅、烏雷曰臣本無家、今遇郡主是眞天仙、臣之福也、臣不願田宅及珠寶、願得公主進朝積金粧玉之冠、試之一戴、死便瞑目、是冠乃先帝所賜使之進朝賀之禮、郡主情留烏雷、無所愛惜、烏雷得冠暗行出歸、帶之入朝、帝見喜甚、即促召郡主進朝、使烏雷戴粧玉冠侍立、帝問郡主曰、曾識烏雷否、郡主大慚、時有國語詩云、今它騎典嗔以碎、停咍天仙福底雷、自此烏雷名聞天下、玉俁美女常譏笑之、有國語詩云、悦悦末昧烴麻嫌、凡帑渴昇弋買餞、忍固黄金聲色意、悦悦末昧世焰祐、雖有詩鄙之、然常為聲色所牽、避之不得、常通於玉俁家女子、人未能籠楚、懼帝追倍償錢、後乃私通明威王家嫡第一女、拘獲未殺、

明日明威王入朝奏曰、烏雷夜將入臣家、黒白未分、臣已格殺、請命謝錢若干進納、帝不知其未殺、判曰、臨時格殺勿論、時徽慈皇后乃明威王親姊、故王不著于意、歸而杖之不死、乃以杵搗殺之。烏雷將死吟國語詩云、生死油盃固皆包、男兒免乏特英豪、折爲聲色甘羅折、折役瘖痾餌糕節。又曰、昔是洞賓告我曰、爾之聲色得失相當、其言驗矣乃死